2025.11.24 星期一
主编｜陈耿 版式｜陈海冰 检校｜李彪 许洁吉
海南日报

天香国色·第二届海南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

香木海上来 北上传奇

『贡木』花梨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国人对黄花梨的利用，比如日常器具、家具，最晚在唐代，民间便已开始，只是与之相关的传世史料并不多。

有关“花梨木”的记载，宋代的历史文献中业已出现，只是大都一笔带过，且与其他土产或名木并列，并未展开介绍。那么，世人盛传已久的“贡木”之说，又源于何时呢？

据历史地理学者何以端先生考证，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正德《琼台志》（1521年成书）虽对黄花梨有所介绍，“花梨木，产崖（州）、昌（化）、陵（水）。《格古要论》：出海南，紫红色，与降真香相似，亦有微香。其花有鬼面者可爱，广人多以为茶、酒盏，床料”，但并未提及其作为贡品的地位；即使在将近百年之后的万历《琼州府志》（1617年成书）中，仍未见花梨“贡木”身份的表述，对黄花梨的文字介绍基本脱胎于《琼台志》，且更简略。

当然，没有记载，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。

“广东布政司，每年应解本色生漆五千斤，送司设监交收；胭脂木十段、花梨木十段、南枣木十段、紫榆木十段、沙叶一百斤、翠毛一千八十四个、广胶一百斤，送御用监交收。”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工部厂库须知》（1615年成书），是目前可以稽查到的黄花梨作为贡品身份的最早文献。

至此，基本可以推定黄花梨被征缴进贡朝廷始于明末，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荣耀的事情，在当时却未必，甚至对资源、对民众而言，是一种灾难。

清初康熙《昌化县志》（1673年成书）如此记载：“花梨木，在昌（化）径大者甚少。”短短几十年间，高大粗壮的花梨木数量在当时的昌化县已经锐减。个中原因，除了进贡朝廷的数量不断增加之外，由于花梨木名气和价值的提升，或许也有官吏和商贾囤积居奇的缘故。

通过史料查考和田野调查，何以端揭示了一段鲜为人关注的历史——“吴十花梨”事件。

先看乾隆《崖州志》的一段记载：“（康熙）五十年（1711年）辛卯，吴十进黎开花梨山。儋州祖牧、临高樊令欲取之。吴十纠黎抗拒。后详上宪，仍着两州县拿解。不获，遣兵征剿，伤千总一员。五十一年，动五营兵讨之。五十三年十一月，遇京差苗、曹、汤三大人巡边。至儋州，吴十出降。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，刻‘海判南天’四大字于石。”

何以端认为，吴十当年进入黎族聚居地开采黄花梨木材，范围应该很广，收获也很可观，否则不可能引起儋州知州祖觐扆和临高知县樊庶的觊觎和染指；然而，吴十的财力和智力不可小觑，官兵连续四年都奈何不了他，也足见他深得黎族百姓的尊重和保护。

“康熙晚年发动的我国史上第一次大地测量，其成果就是《皇舆全览图》，地方必须提前备妥一切，包括绥靖治安。因此，要不是奉旨进行地理测绘的三位钦差大人（其中的‘汤’为汤尚贤，法国传教士）的到来，吴十与官方的僵持还会继续。”何以端说，“有理由相信，史实应是官府对吴十主动招安，宣布一切既往不咎，黄花梨木料也不再索取，事件得到和平解决。”

整个清代，因黄花梨而导致的官民、官商冲突不少。譬如，乾隆年间，定安知县张庆长就在《黎岐纪闻》中写到，由于“年办贡木”黄花梨，已经造成扰民的事实，不少黎族百姓为了免除州县派征之累，看到高大的黄花梨老树便干脆先行砍倒、毁掉。

鉴于历来进贡黄花梨、沉香弊端不少，成为一大乱象，黎峒不但没有积极性，而且不堪重负，乾隆中期《制军杨廷璋、抚军王检奏黎山善后事宜》中，对海南每年例办进贡黄花梨、沉香之事，提出不少整治、制约措施，其中涉及黄花梨的内容如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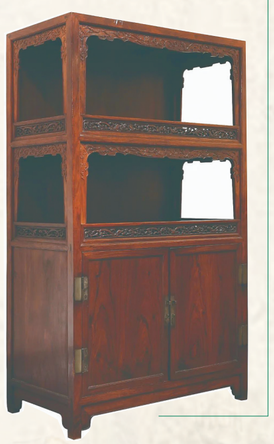
花梨木系专差领票，赴黎购买，令黎头送出交官，按详定价值发给。其沿途扛抬，系饬该黎头挨村拨夫运送。查差役入山采木，押夫扛运，不无扰累。嗣后应将年额贡木尺寸长短、斤量明白晓示，预发价值，匀派总管、哨官、黎头分办正副件数，定期运赴地方官选用，按价核算给清，以杜差役扰累之弊。如逾期误贡及不合尺寸、斤量，以膺木搪塞，惟该总管、哨管、黎头是问。

这类不欺民、不扰民的措施，说明了行政规范管理的重要性，一旦照实施行，在当时一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。

【编者按】

在热带地区的硬木作为木料进入京城视野之前，以杉木为主的北方软木是建筑和家具用材的主角。明清之际，被誉为“三大贡木”的紫檀、黄花梨、酸枝，尤其是黄花梨后来居上，在质地、纹路、气味等方面都远远超越“前辈”，诞生了饮誉海内外的黄花梨明式家具精品，成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枝传奇。

《琼州海黎图》中的黎族先民运送黄花梨木的画面。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

明代黄花梨木双层亮格柜。
京作非遗博物馆藏

当海南黄花梨邂逅明式家具

海黄出海 得天下心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明清两代，大红酸枝、海南黄花梨和小叶紫檀被称为“三大贡木”。由于它们是清朝宫廷的御用材料，用其制作的家具历来是人们追捧的对象，尤其是海南黄花梨明式家具，譬如五足圆香几或书案，在拍卖会上落槌价往往是几千万甚至是超亿元人民币。

剖开海南黄花梨的芯材，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即使是表面蒙灰或色泽暗淡的老料，轻刮其表面，也能让它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味；若是碰上山地里长大成材的黄花梨，还能看到山形、眼形、脸形等纹理，让人欣赏之余，啧啧称奇。

资讯传播的发达，使得人们对“海南黄花梨”和“明式家具”并不陌生，尽管大家未必完全了解海黄的物种特性和明式家具的工艺特点。现存很大数量的明式家具正是用海南黄花梨制作的，二者的结合，成就了不少家具艺术精品，蜚声海内外。

脱颖而出 集天下名木优点于一身

晚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为家具制作如痴如狂，其木作技艺据传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然而，明式家具的年代并不仅限于明代，其历史跨度其实还涵盖到了清代早期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仍有明式家具不时问世，毕竟，其工艺设计、艺术美感和使用价值，一直都未过时。

明式家具为什么那么有名？用海南黄花梨制作的明式家具，自古至今为什么令人痴迷不已，甚至不惜重金以求一件？

在隋唐高足家具出现之前，中国人的祖先进膳、品茗、饮酒时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席地而坐。随着家具种类和功能的不断增加和完善，如榻、罗汉床（相当于今天的沙发）、凳、椅、柜等，造型也逐渐多样化，及至宋代，造型和工艺已经趋于成熟，中国古典家具的雏形基本形成。

元代之后，尤其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夺权后，复建南京、迁都北京、郑和下西洋等国家大事，不论是修建宫殿还是造船出海，都需要巨量的木材。于是，全国各地的各种木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两京和江西、福建等地的大型造船厂，这当中就有来自海南岛热带雨林的芯材硬木，包括黄花梨；而郑和下西洋后，受明朝“贡少赏多”外交举措的驱动，大小邦交国包括多种外来木材在内的“番贡”也次第进入中国，那种场面，简直可以用万“木”来朝加以形容。

“正是在那样的大历史背景之下，国人率先完成了对世界木材种类的总结，海南黄花梨和印度紫檀在众多木材中脱颖而出。”海南花梨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志扬说，“在此之前，建筑和家具用材多为中原软木，完工后往往需要刷油漆加以保护和粉饰，而黄花梨等硬木本身就具备光泽、纹理。”

张志扬认为，海南黄花梨可以说是聚天下名贵木材的优点于一身。一是观赏性，松木、柏木等软木纹理单一、无变化，海黄的纹理则是多样性、有变化；二是耐用性，经久不坏，抗腐蚀和虫蛀能力强，可世代传承；三是有厚重感，符合国人“重即好”的审美观念；四是颜色美，介于黄色和红色之间，符合人类的审美取向；五是自带油性光泽好，柔润、含蓄，给人以舒适感；六是有降香味，让人身心愉悦；七是适应性强，在南北方不同的气候环境下，都不变形。

自然+人文 海黄成就明式家具巅峰

那么，用海黄制作的明式家具有何过人和迷人之处？

明清时期，江南地区开始选用纹理更加细腻的黄花梨作为家具用材，即人们常说的“琼料苏工”。而当地文人的介入，更赋予了明式家具较高的艺术境界。

“明代是一个家具文化与艺术完美结合并达到高峰的时代，这一时期的家居品种、样式极为丰富，成套家具的概念已形成，可以用造型简练、结构严谨、装饰适度、纹理优美来概括明式家具的特点。”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金怡称，“江南明式家具在制作过程中使用质地坚硬、耐强度高、纹理自然优美的黄花梨等珍贵木材，工匠在制作时，除了精工细作，不加漆饰，不作大面积装饰，充分利用自然木纹肌理来装饰，追求原始天工，这是明代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”

明代的一批文化名人，热衷于家具工艺研究和家具审美探索，他们的参与对于明式家具风格的成熟，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如文震亨（1585—1645）的《长物志》中，就列举了榻、短榻、几、禅椅、天然几、书桌、壁桌、方桌、台几、杌、凳、架、床、箱、屏等多达20余种家具，都有详细的造型、尺寸、装饰和做法，并论述室内陈设、美化功用、擘划雅俗，其“随方置象，各有所宜，宁古无时，宁朴无巧，宁俭无俗”的家居设计美学倾向，正是当时文人的共识。

“明式家具总结了宋式家具的特点，脱胎于宋代的审美情趣，又有文人加入创作，因而树立了家具从实用性转向艺术性的里程碑，自然纹饰也从简洁、单调走向耐看、有变化，达到家具审美，犹如美女穿上美丽、典雅的衣裳，其艺术巅峰可以说至今世上未有超越者。”张志扬如是说。

著述推介 黄花梨明式家具享誉中外

黄花梨家具在西方的最早记录，大致可以上溯到17世纪末，当时的德国贵族就用上了来自中国的黄花梨床；20世纪初，西方掀起了收藏明清家具的热潮，如今美国有多家大型博物馆收藏和展陈明式家具。

最早全面、深入研究黄花梨家具的，不是中国人，而是一位外国人。

1944年，旅居我国的德国人古斯塔夫·艾克（后来加入美国籍，1896—1971）用英文写作了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（直译为《中国家具》）一书，当时在北京仅印刷了200册，传播范围极小，却被国内外业界奉为圭臬。

直到1963年，这本书的英文版才大量印刷，两年后国内便有人着手翻译成中文，1991年由地震出版社出版，中文书名为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，该书考证严谨科学，榫卯数据准确，还收录了以黄花梨家具为主的122件明清家具实物照片和20多张测绘图纸，被学界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。

2014年，南天书局出版了中英文版的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。

在古斯塔夫·艾克的英文原著出版80周年后，2024年的新译本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由三联书店出版。

一版再版，一译再译，都足以说明这本书在黄花梨明式家具研究领域的重要性，古斯塔夫·艾克更是一位值得致敬的学者。

可以想见，古斯塔夫·艾克仅在北京，就见过大量经典黄花梨家具，而这一切，源于海南黄花梨木料走出海岛，进入京城尤其是宫墙之内，在一位位大国工匠的手中嬗变为一件件木作精品。

以更加精美的图片、更加深入的研究，再次向世人展示海南黄花梨家具之美，又得到社会一致认可的人物，当数王世襄先生（1914—2009）。从1985年开始，他的研究成果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《明式家具萃珍》《明式家具研究》，已经成为这一研究领域迄今无人超越的高峰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王世襄曾在明代画家仇英的《桐阴昼静图》上，看到一位文人躺在一把直靠背的躺椅上小憩，椅子好像还是黄花梨材质的。后来，王世襄又在多幅古画中看到类似的椅子，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尚未见过，直觉告诉他，这种椅子一定有传世的，于是多方打听和寻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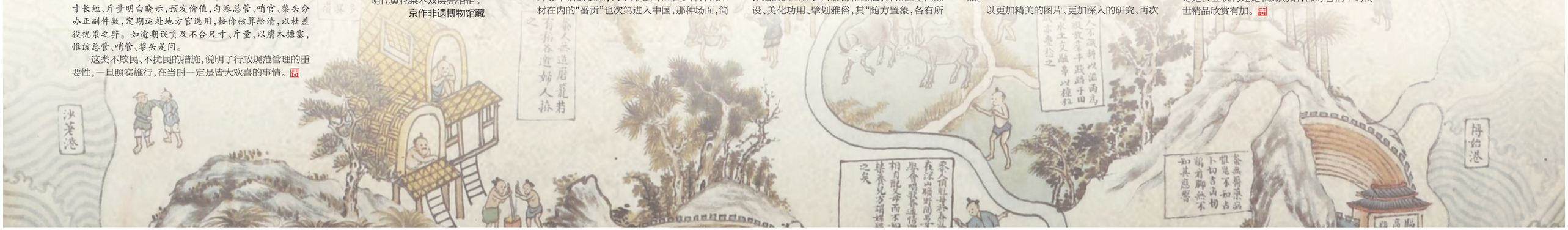
大约20年后，王世襄访问南京博物院时，在库房看到一把跟古画中几乎一模一样的椅子，可惜不是黄花梨材质的。又过了20年左右，他去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访问时，一把黄花梨醉翁椅纳入眼帘。欣喜万分的王世襄，还为此专门著文介绍。原来，醉翁椅是交椅的一种，又分圆靠背式和直靠背式两种，但传世的物件中，多为前者，后者较少。

在本岛，海南花梨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志扬潜心收藏、研究海南黄花梨约有30年之久，著有《国宝花黎》《物华天宝——海南花黎木家具图典》。

经过张志扬等人的海黄收藏与研究，撇清了曾经有人认为海南黄花梨已经绝迹的传闻，让世人重新认识了海南黄花梨。

而上世纪90年代，海黄家具在北京热卖后，叫响了口碑，迅速影响到全国，引发了中国古典家具的文化复苏热潮。

海南黄花梨催生并成就了明式家具的艺术辉煌，在世界家具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不论是公立机构还是私藏场馆，都对它们中的传世精品欣赏有加。

明代黄花梨木夹头榫石心小画案。
京作非遗博物馆藏

《国宝花黎》作者张志扬收藏的一把海南黄花梨圈椅。
受访者 供图